

吴子兵法

〔春秋〕吴起

兵學思想第一書搖搖搖

吳子兵法

〔春秋〕吳起

《孫子》與《吳子》並稱中華兵學思想的双璧，《孫子》以其博大精深而被譽為“兵學聖典”，《吳子》則在兵道方面更具價值。劍術與圍棋都有所謂的“求道派”，系指那些不以輸贏為終極目的，而追求超然和美的哲學意境的一種流派。兵家也存在類似的意境，在這種意境里，戰爭的勝負已經被超越了，人們在追求戰爭之上的“道”，也就是今天我們所說的戰爭規律。在這裡人們並不是在談“攻、守”“進、退”“奇、正”“明、暗”這些軍事術語，而是借此闡發一種軍事哲學的意蘊。《吳子》則正是這種兵道的典範之作。

關於《吳子》的成書年代和作者，歷來就存在種種不同的說法。

一種觀點認為，《吳子》是戰國初名將吳起所著。司馬遷《史記·孫子、吳起列傳》指出，西漢前期，吳起所作兵法所在多有，頗為流行。班固《漢書·藝

文志》著录有《吴起》兵书 源篇，其中多为后人附益之作。其本人所撰即《隋书·经籍志》所著录的《吴起兵法》一卷，也就是今天传世的《吴子》。

另一种观点对今本《吴子》即《吴起兵法》表示怀疑，认为《吴子》书中的许多内容不像出自战国初年人之手，可以断言这是一部伪书。有人根据今本《吴子》的笔调风格，指出此书是西汉中叶人托名吴起而写成。又有人根据今存《吴子》提及汉代流行于西域和塞北的“筮”，和西汉后期才出现的真正的“马鞍”，认为今本《吴子》可能成书于西汉后期。

还有一种观点认为，今本《吴子》的基本思想应出自吴起。此书是由吴起后学记录、整理和增补成书，又经过汉人的修订删补，才以今天的面貌流传于世。这种说法应与事实相去不远。

《吴子》是中国古代颇有影响的一部兵书。全书分为《图国》、《料敌》、《治兵》、《论将》、《应变》和《励士》等 远篇。

《图国》篇主要论述了战争观问题。它认为，战争起因于“争名”、“争利”、“积恶”、“内乱”和“因饥”。因此，战争可以分作禁暴救乱的“义兵”，恃众凌弱的“强兵”，因怒兴师的“刚兵”，弃礼贪利的“暴兵”和国乱人疲，举事动众的“逆兵”。按照战争性质的不同，它认为可以用礼驾御“义兵”，以谦逊驾御“强兵”，以言辞驾御“刚兵”，以谋诈驾御“暴兵”，以权力、权变驾御“逆兵”。以上说法仅就事论事，对现象作了一些分析，而未能透过现象，抓住战争的本质来论述问题，所论不免流于浅显。

该篇既反对恃众好战，也反对只重修德，而废弛武备。它认为只有内修文德，外治武备，才能使国家强盛。

该篇指出，要取得战争的胜利，必须修举“道”、“义”、“礼”、“仁”，用礼教育人民，用义激励人民，使人民有耻辱之心，并要亲和百姓，加强战备，选拔练卒锐士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《图国》篇发展了孙武“兵贵胜，不贵久”的思想，提出了取得胜利容易，保持胜利困难，多胜亡国，少胜方可得天下的观点。这一观点对以追求战胜为目的的种种军事理论进行了深刻的批判，实属难能可贵。

《料敌》篇主要讲如何判断敌情，因敌制胜的问题。

该篇先从齐、秦、楚、燕、三晋诸国的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地理和人民的心理、性格的不同所造成的作战特点出发，提出了与之一一相应的击破敌军的不同原则。

接着，又提出在愿种敌军处于困境的情况下，要抓住战机，迅速发起攻击；在另外远种情况下，则要避免与敌作战。

最后，在上述基础上，它提出了通过观察敌军的外在表现以了解其内情，审察敌军的虚实以攻击其要害的原则。这种从现象到本质，全面察明敌情而乘敌之隙的作战方法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，都是正确的。

《治兵》篇主要论述如何治军。指出战争的胜负不是取决于军队人数的多少，而是取决于军队治理与否，即是否法令严明，赏罚必信，打不散，拖不垮。治理产生于进退有节度，饮食适时适当，人马体力充沛，足以保持旺盛的战斗力和战斗力，胜任并完成其任务。此外，临阵还必须避免犹豫不决，优柔寡断。平时必须重视军事训练，包括战阵的排练、演习，矛戟弓弩等兵器

和旌旗金鼓的配备使用，军伍的编制和按号令统一行动，以及战马的驯养，装备的保养和骑兵的训练。

《论将》篇主要论述将帅的重要和对将帅素质的要求。

该篇指出，将帅是全军的统帅，必须刚柔兼备。勇敢并非决定某人能否担任将帅的惟一标准，而只是将帅所应具备的品质之一。将帅必须注重和做到：治理大军就像治理小部队；出门处处严加戒备，如临大敌；临阵破敌，不怀生还之念；初战告捷，仍慎终若始，小心如初；法令简约而不烦琐。

该篇认为，将帅必须依靠金鼓旗帜和禁令刑罚来治军和指挥作战。良将应具备“威”、“德”、“仁”、“勇”四项条件，足以统率部下，安抚大众。良将还应把握战争的四个关键：即懂得使全军保持高昂的士气；懂得利用地形，据守险要；懂得使用间谍和计谋，以分散敌人的力量，制造、加剧其内部矛盾；懂得充实部队的装备，加强其战斗力。这是指挥作战的关键，是不可违背的科学规律。

该篇又指出，用兵作战的要点是必须先预测敌方的统帅，通过试探性的军事行动观察其才能，根据具体情况，因事制宜，采取相应的行动。只要做到这些，即可轻而易举地战胜敌人。

《应变》篇阐述了在不同情况下的应变之术和作战方法。

该篇首先指出，在突然与敌遭遇的情况下，若我军车坚马壮，兵强将勇，全军只要听从号令，统一行动，诛杀不服从命令者，就可战无不胜，攻无不克。若敌众我寡，则应避开开阔地，抢占险阻，迎击敌军。

接着，又分别论述了在各种具体情况下的不同作战方法。例如敌军勇武善战，人数众多，又据守险要，

粮草充足，就应派遣间谍了解敌情，诱敌出战，分兵合围，加以歼灭。又如敌军逼近，我军无路可走；或敌众我寡，猝然遇敌于山谷险阻之间；或遇敌于两山夹峙，进退两难的狭窄地带；或遇敌于大泽之滨，车骑不可用，舟船又没有；或阴雨连绵，车马陷入泥水中，四面为敌军所包围；或强寇突至，掠取我田野和牛羊，则应采取相应的作战方法，以战胜敌人。

最后，该篇对攻破敌国城邑后的行动准则，提出了自己的看法。它主张在攻占敌国城邑后，应入居其宫室，任用其官吏，没收其器物。军队所至之处，不得砍伐树木、发人房屋、强取粮食、滥杀牲畜、烧毁其积聚，以示无残民之心，并应招降、安抚其人民。

《励士》篇主要讲述如何激励士气。该篇认为，国君必须做到：发号施令而人人乐闻，兴师动众而人人乐战，交兵接刃而人人乐死。这就是孙武所说的使人民与国君同心同意。而要实现上述目标，就应尊崇有功，论功行赏，优待战死者的家属，激励无功者立功受奖。

《吴子》一书与《孙子兵法》同是我们灿烂的古代文化中的一份珍贵的遗产，该书所论及的一些军事理论和方法，对战国以后的历代军事家均有较深的影响，至今仍有其不可抹煞的科学价值。

目摇摇录

图摇摇国	(员)
料摇摇敌	(圆)
治摇摇兵	(猿)
论摇摇将	(猿)
应摇摇变	(源)
励摇摇士	(缘)

图摇摇国

吴起儒服，以兵机见魏文侯。文侯曰：“寡人不好军旅之事。”起对曰：“臣以见占隐，以往察来，主君何言与心违？今君四时，使斩离皮革，掩以朱漆，画以丹青，烁以犀象，冬日衣之则不温，夏日衣之则不凉。为长戟二丈四尺，短戟一丈二尺。革车掩户，纒轮笼毂观，之於目则不丽，乘之以田则不轻，不识主君安用此也？若以备进战退守，而不求能用者，譬如伏鸡之搏狸，乳犬之犯虎，虽有斗心，随之死矣。昔承桑氏之君，修德废武，以灭其国家。有扈氏之君，恃众好勇，以其社稷。明主鉴兹，必内修文德，外治武备。故当敌而不进，无逮于义矣。僵尸而哀之，无逮於仁矣。”於是文侯身自布席，夫人捧觴，醮吴起於庙，立为大将，守西河。与诸侯大战七十六，全胜六十四，馀则均解。辟土四面，拓地千里，皆起之功也。

吴子曰：“昔之国家者，必先教百姓而亲万民。有四不和：不和於国，不可以出军；不和於军，不可以出阵；不和於阵，不可以进战；不和於战，不可以决胜。是以有道之主，将用其民，先和而造大事。不敢信其私谋，必告於祖庙，启於元龟，参之天时，吉乃后举。民知君之爱其命，惜其死，若此之至，而与之临难，则士以进死为荣，退生为辱矣。”

吴子曰：“夫道者，所以反本复始；义者，所以行事立功；谋者，所以违害就利；要者，所以保业守成。若行不合道，举不合义，而处大居贵，患必及之。是以圣人绥之以道，理之以义，动之以礼，抚之以仁。此四德者，修之则兴，废之则衰。故成汤讨桀而复民专悦，周武伐纣而殷人不非。举顺天人，故能然矣。”

吴子曰：“凡制国治军者，必教之以礼，励之以义，使有耻也。夫人有耻，在大足以战，在小足以守矣。然战胜易，守胜难。故曰：‘天下战国，五胜者祸，四胜者弊，三胜者霸，二胜者王，一胜者帝。’是以数胜得天下者稀，以亡者众。”

吴子曰：“凡兵之所起者有五：一曰争名，二曰争利，三曰积恶，四曰内乱，五曰因饥。其名又有五：一曰义兵，二曰强兵，三曰刚兵，四曰暴兵，五曰逆兵。禁暴救乱曰义，恃众以伐曰强，因怒兴师曰刚，弃礼贪利曰暴，国乱人疲，举事动众曰逆。五者之数，各有其道：义必以礼服，强必以谦服，刚必以辞服，暴必以诈服，逆必以权服。”

武侯问曰：“愿闻治兵、料人、固国之道。”起对曰：“古之明王，必谨君臣之礼，饰上下之仪，安集吏民，顺俗而教，简募良材，以备不虞。昔齐桓募士五万，以霸诸侯。晋文召为前行四万，以获其志。秦穆置陷陈三万，以服邻敌。故强国之君，

必料其民。民有胆勇气力者，聚为一卒。乐以进战效力、以显其忠勇者，聚为一卒。能逾高超远、轻足善走者，聚为一卒。王臣失位而欲见功於上者，聚为一卒。弃城去守欲除其丑者，聚为一卒。此五者军之练锐也。有此三千人，内出可以决围，外入可以屠城矣。”

武侯曰：“愿闻阵必定，守必固，战必胜之道。”起对曰：“立见且可，岂直闻乎！君能使贤者居上，不肖者居下，则阵已定矣。民安其田宅，亲其有司，则守已固矣。百姓皆是吾君而非邻国，则战已胜矣。”

武侯尝谋事，群臣不能及，罢朝而有喜色。起进曰：“昔楚庄王尝谋事，群臣莫能及，罢朝而有忧色。申公问曰：‘君有忧色，何也？’曰：‘寡人闻之，世不绝圣国不乏贤，能得其师者王，得其友者霸。今寡人不才，而群臣莫及者，楚国其殆矣。’此楚庄王之所忧，而君说之，臣窃惧矣。”於是武侯有惭色。

料摇摇敌

武侯谓吴起曰：“今秦胁吾西，楚带吾南，赵冲吾北，齐临吾东，燕绝吾后，韩据吾前。六国之兵四守，势甚不便，忧此奈何？”起对曰：“夫安国家之道，先戒为宝。今君已戒，祸其远矣。臣请论六国之俗：夫齐阵重而不坚，秦阵散而自斗，楚阵整而不久，燕阵守而不走，三晋阵治而不用。”“齐性刚，其国富，君臣骄奢而简於细民，其政宽而禄不均，一阵两心，前重后轻，故重而不坚。击此之道，必三分之，猎其左右，胁而从之，其阵可坏。秦性强，其地险，其政严，其赏罚信，其人不让，皆有斗心，故散而自战。击此之道，必先示之以利而引去之，士贪於得而离其将，乖乖猎散，设伏投机，其将可取。楚性弱，其地广，其政骚，其民疲，故整而不久。击此之道，袭乱其屯，先夺其气，轻进速退，弊而劳之，勿与争战，其军可败。燕性恇。其民慎。好勇义。寡诈谋。故守而不走。击此之道，触而迫之，陵而远之，驰而后之，则上疑而下惧，谨我车骑、必避之路，其将可虏。三晋者，中国也，其性和，其政平，其民疲於战，习於兵，轻其将，薄其禄，士无死志，故治而不用。击此之道，阻阵而压之，众来则拒之，去则追之，以倦其师。此其势也。”“然则一军之中必有虎贲之士，力轻扛鼎，足轻戎马，攀旗斩将，必有能者。若此之等，选而别之，爱而贵之，是谓军命。其有工用五兵，材力健疾，志在吞敌者，必加其爵列，可以决胜。厚其父母妻子，劝赏畏罚。此坚阵之士，可与持久。能审料此、可以击倍。”武侯曰：“善。”

吴子曰：“凡料敌，有不卜而与之战者八：一曰疾风大寒，早兴寤迁，剖冰济水，不惮艰难；二曰盛夏炎热，晏兴无间，行驱饥渴，务以取远；三曰师既淹久，粮食无有，百姓怨怒，妖祥数起，上不能止；四曰军资既竭，薪刍既寡，天多阴雨，欲掠无所；五曰徒众不多，冰地不利，人马疾疫，四邻不至；六曰道远日暮，士众劳惧，倦而未食，解甲而息；七曰将薄吏轻，士卒不固，三军数惊，师徒无助；八曰阵而未定，舍而未毕，行阪涉险，半隐半出。诸如此者，击之勿疑。有不占而避之者六：一曰土地广大，人民富众；二曰上爱其下，惠施流布；三曰赏信刑察，发必得时；四曰陈功居列，任贤使能；五曰师徒之众，兵甲之精；六曰四邻之助，大国之援。凡此不如敌人，避之勿疑，所谓见可而进，知难而退也。”

武侯问曰：“吾欲观敌之外以知其内，察其进以知其止，以定胜负，可得闻乎？”起对曰：“敌人之来，荡荡无虑，旌旗烦乱，人马数顾，一可击十，必使无措。诸侯未会，君臣未和，沟垒未成，禁令未施，三军匆匆，欲前不能，欲去不敢，以半击

倍，百战不殆。”

武侯问敌必可击之道。起对曰：“用兵必须审敌虚实而趋其危。敌人远来新至，行列未定可击；既食未设备可击；奔走可击；勤劳可击；未得地利可击；失时不从可击；涉长道后行未息可击；涉水半渡可击；险道狭路可击；旌旗乱动可击；陈数移动可击；将离士卒可击；心怖可击。凡若此者，选锐冲之，分兵继之，急击勿疑。”

治摇摇兵

武侯问曰：“用兵之道何先？”起对曰：“先明四轻、二重、一信。”曰：“何谓也？”对曰：“使地轻马，马轻车，车轻人，人轻战。明知险易，则地轻马；当秣以时，则马轻车；膏铜有馀，则车轻人；锋锐甲坚，则人轻战；进有重赏，退有重刑。行之以信。审能达此，胜之主也。”

武侯问曰：“兵何以为胜？”起对曰：“以治为胜。”又问曰：“不在众乎？”对曰：“若法令不明，赏罚不信，金之不止，鼓之不进，虽有百万，何益於用？所谓治者，居则有礼，动则有威，进不可当，退不可追，前却有节，左右应麾，虽绝成阵，虽散成行。与之安，与之危，其众可合而不可离，可用，而不可疲，投之所往，天下莫当。”名曰父子之兵。

吴子曰：“凡行军之道，无犯进止之节，无失饮食之适，无绝人马之力。此三者，所以任其上令。任其上令，则治之所由生也。若进止不度，饮食不适，马疲人倦而不解舍，所以不任其上令。上令既废，以居则乱，以战则败。”

吴子曰：凡兵战之场，立尸之地。必死则生，幸生则死。其善将者，如坐漏船之中，伏烧屋之下。使智者不及谋，勇者不及怒，受敌可也。故曰，用兵之害，犹豫最大；三军之灾，生於狐疑。”吴子曰：“夫人常死其所不能，败其所不便。故用兵之法，教戒为先。一人学战，教成十人。十人学战，教成百人。百人学战，教成千人。千人学战，教成万人。万人学战，教成三军。以近待远，以佚待劳，以饱待饥。圆而方之，坐而起之，行而止之，左而右之，前而后之，分而合之，结而解之，每变皆习，乃授其兵。是谓将事。”吴子曰：“教战之令，短者持矛戟，长者持弓弩，强者持旌旗，勇者持金鼓，弱者给厮养，智者为谋主。乡里相比，仆伍相保，一鼓整兵，二鼓习陈，三鼓趋食，四鼓严办，五鼓就行。闻鼓声合，然后举旗。”

武侯问曰：“三军进止，岂有道乎？”起对曰：“无当天灶，无当龙头。天灶者，大谷之口。龙头者，大山之端。必左青龙，右白虎，前朱雀，后玄武，招摇在上，从事於下。将战之时，审候风所从来。风顺致呼而从之，风逆坚阵以待之。”

武侯问曰：“凡畜卒骑，岂有方乎？”起对曰：“夫马，安其处所，适其水草，节其饥饱。冬则温厩，夏则凉庑。刻剔毛鬣，谨落四下。戢其耳目，无令惊骇。习其驰逐，闲其进止。人马相亲，然后可使。车骑之具，鞍、勒、衔、辔，必令坚完。凡马不伤於末，必伤於始，初不伤於饥，必伤於饱。日暮道远，必数上下。宁劳於人，慎勿劳马。常令有馀，备敌覆我。能明此者，横行天下。”

论摇摇将

吴子曰：“夫总文武者，军之将也。兼刚柔者，兵之事也。凡人论将，常观於勇。勇之於将，乃数分之一耳。夫勇者必轻合，合而不知利，未可也。故将之所慎者五：一曰理，二曰备，三曰果，四曰戒，五曰约。理者，治众如治寡。备者，出门如见敌。果者，临敌不怀生。戒者，虽克如始战。约者，法令省而不烦。受命而不辞家，敌破而后言返，将之礼也。故师出之日，有死之荣，无生之辱。”

吴子曰：“凡兵有四机：一曰气机，二曰地机，三曰事机，四曰力机。三军之众，百万之师，张设轻重，在於一人，是谓气机。路狭道险，名山大塞，十夫所守，千夫不过，是谓地机。善行间谍，轻兵往来，分散其众，使其君臣相怨，上下相咎，是谓事机。车坚管辖，舟利橈楫，士习战阵，马闲驰逐，是谓力机。知此四者，乃可为将。然其威、德、仁、勇，必足以率下安众，惧敌决疑，施令而下不敢犯，所在寇不敢敌。得之国强，失之国亡，是谓良将。”

吴子曰：“夫鞶鼓金铎，所以威耳，旌旗麾帜，所以威目，禁令刑罚，所以威心。耳威於声，不可不清。目威於色，不可不明。心威於刑，不可不严。三者不立，虽有其国，必败於敌。故曰：“将之所麾，莫不从移；将之所指，莫不从死。”

吴子曰：“凡战之要，必先占其将而察其材，因其形而用其权，则不劳而功举。其将愚而信人，可诈而诱；贪而忽名，可货而赂；轻变无谋，可劳而困；上富而骄，下贫而怨，可离而间；进退多疑，其众无依，可震而走；士轻其将而有归志，塞易开险、可邀而取；进道易，退道难，可来而前；进道险，退道易，可薄而击；居军下湿，水无所通，霖雨数至，可灌而沉；居军荒泽，草楚幽秽，风飏数至，可焚而灭；停久不移，将士懈怠，其军不备、可潜而袭。”

武侯问曰：“两军相望，不知其将，我欲相之，其术如何？”起对曰：“令贱而勇者，将轻锐以尝之，务於北无务於得，观敌之来，一坐一起。其政以理，其追北佯为不及，其见利佯为不知，如此将者，名为智将，勿与战也。若其众欢哗，旌旗烦乱，其足自行自止，其兵或纵或横，其追北恐不及，其见利恐不得，此为愚将，虽众可获。”

应摇摇变

武侯问曰：“车坚马良，将勇兵强，卒遇敌人，乱而失行，则如之何？”吴起对曰：“凡战之法，昼以旌旗幡麾为节，夜以金鼓笳笛为节。麾左而左，麾右而右。鼓之则进，金之则止。一吹而行，再吹而聚，不从令者诛。三军服威，士卒用命，则战无强敌，攻无坚陈矣。”武侯问曰：“若敌众吾寡，为之奈何？”起对曰：“避之於易，邀之於阨。故曰：以一击十，莫善於；以十击百，莫于善险；以千击万，莫善於阻。今有少卒卒起，击金鸣鼓於阨路，虽有大众，莫不惊动。故曰：“用众者务易，用少者务隘。”武侯问曰：“有师甚众，既武且勇；背大阻险，右山左水，深沟高垒，守以强弩；退如山移，进如风雨；粮食又多，难与长守，则如之何？”起对曰：“大哉问乎！此非车骑之力，圣人之谋也。能备千乘万骑，兼之徒步，分为五军，各军一衢。夫五军五衢，敌人必惑，莫之所加。敌若坚守，以固其兵，急行间谍，以观其虑。彼听吾说，解之而去；不听吾说，斩使焚书；分为五战，战胜勿追，不胜疾走。如是佯北，安行疾斗，一结其前，一绝其后，两军衔枚，或左或右，而袭其处，五军交至，必有其利。此击强之道也。”

武侯问曰：“敌近而薄我，欲去无路，我众甚惧，为之奈何？”起对曰：“为此之术，若我从彼寡，分而乘之；彼众我寡，以方从之；从之无息，虽众可服。”

武侯问曰：“若遇敌於溪谷之间，傍多险阻，彼众我寡，为之奈何？”起对曰，遇诸丘陵、林谷、深山、大泽，疾行亟去，勿得从容。若高山深谷，卒然相遇，必先鼓噪而乘之。进弓与一发，且射且虏。审察其治，乱则击之勿疑。”

武侯问曰：“左右高山，地甚狭迫，卒遇敌人，击之不敢去之不得，为之奈何？”起对曰：“此谓谷战，虽众不用。募吾材士，与敌相当，轻足利兵，以为前行，分车列骑，隐於四旁，相去数里，无见其兵，敌必坚陈，进退不敢。於是出旌列旆，行出山外营之，敌人必惧。车骑挑之，勿令得休，此谷战之法也。”

武侯问曰：“吾与敌相遇大水之泽，倾轮没辕，水薄车骑，舟楫不设，进退不得，为之奈何？”起对曰：“此谓水战，无用车骑，且留其傍。登高四望，必得水情。知其广狭，尽其浅深，乃可为奇以胜之。敌若绝水，半渡而击之。”

武侯问曰：“天久连雨，马陷车止，四面受敌，三军惊骇，为之奈何？”起对曰：“凡用车者，阴湿则停，阳燥则起，贵高贱下，驰其强车，若进若止，必从其道。敌人若起，必逐其迹。”

武侯问曰：“暴寇卒来，掠吾田野，取吾牛羊，则如之何？”起对曰：“暴寇之

愿 第八编 摇中华军事第一书·吴子兵法

来，必虑其强，善守勿应，彼将暮去，其装必重，其心必恐，还退务速，必有不属，追而击之，其兵可覆。”

吴子曰：“凡攻敌围城之道，城邑既破，各入其宫。御其禄秩，收其器物。军之所至，无刊其木、无发其屋、无取其粟、无杀其六畜、无燔其积聚，示民无残心。其有请降者，许而安之。”

励摇摇士

武侯问曰：“严刑明赏，足以胜乎？”起对曰：“严明之事，臣不能悉，虽然，非所恃也。夫发号施令而人乐闻，兴师动众而人乐战。交兵接刃而人乐死。此三者，人主之所恃也。”武侯曰：“致之奈何？”对曰：“君举有功而进飧之，无功而励之。”於是武侯设坐庙庭，为三行飧士大夫。上功坐前行，肴席，兼重器上牢；次功坐中行，肴席器差减；无功坐后行，肴席无重器。飧毕而出，又颁赐有功者父母妻子於庙门外，亦以功为差。有死事之家，岁遣使者劳赐其父母，著不忘于心。行之三年，秦人兴师，临於西河，魏士闻之，不待吏令介冑而奋者以万数。武侯召吴起而谓曰：“子前日之教行矣。”起对曰：“臣闻人有短长，气有盛衰。君试发无功者五万人，臣谋率以当之。脱其不胜，取笑於诸侯，失权於天下矣。今使一死贼伏尸圻野，千人追之，莫不泉视狼顾。恐其暴起而害之也。是以一人投命，足惧千夫。今臣以五万众，而为一死贼，率以讨之，固难敌矣。”於是武侯从之，兼车五百乘，骑三千匹，而破秦五十万众，此励士之功也。先战一日，吴起令三军曰：“诸吏士当从受敌车、骑与徒，若车不得车，骑不得骑，徒不得徒，虽破军，皆无功。故战之日，其令不烦而威震天下。”